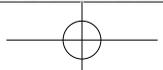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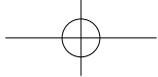


笛子协奏曲

愁空山





作品简介

“愁空山”，句出李白长诗《蜀道难》：“……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是为第一乐章的意境。胡琴极高音的叹息，排箫如梦的飘动，笛子用循环换气法吹出的超长音，是该乐章最为独特之处。第二乐章是山中精灵们的舞蹈。此乐章运用了笛子双吐循环换气技法，使独奏声部充满活力。“剑阁峥嵘而崔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远道之人“侧身西望长咨嗟！”这是第三乐章的意境。浓烈沉重的鼓声，铿锵有力的节奏，是此乐章的特点。大笛醇厚而感人至深的音色，加强了悲壮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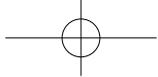
创作时间：1991年

首演时间：1991年

首演乐团：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民族乐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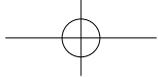


笛子独奏：唐俊乔



作曲家简介

郭文景 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理事，中国音协音乐权益保障委员会委员，是国际著名出版社 CASA RICORDI—BMG 成立二百年来签约的首位亚洲作曲家，该出版社将出版他的作品并向全世界作宣传推展。创作过四部歌剧，一部芭蕾舞剧，三部京剧配乐，七部协奏曲，六部交响曲，两首交响诗，两首交响序曲，两部乐队组曲，一首交响声乐套曲，三部大型民族器乐曲，三部弦乐四重奏和十多部室内乐重奏以及若干独奏曲和无伴奏合唱等。曾为四十多部影视剧作曲，如《千里走单骑》、《阳光灿烂的日子》、《红粉》等。2008年，他受邀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活字印刷》的表演创作了独具特色的音乐。郭文景还曾多次在全国作曲比赛中获奖，《蜀道难》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2012年获得中国文艺最高奖“艺文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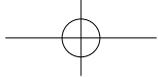


开放的姿态让民乐人 链接传统与现代

郭文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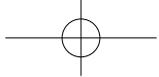
我为什么对写民乐作品有这么高的热情，并非仅仅因为中国的民族乐器具有非常独特的表现力，还因为乐器本身还有很大的可能性没有被发掘够，传统的民族器乐曲非常有特色，也非常经典，但是当代器乐创作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作曲家而言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民族管弦乐队作品同样存在一个巨大的创作空间，最重要的是，民乐演奏家们对新作品的渴求感动和吸引着我。我从事作曲这么多年，国内几乎没有人邀请我去写诸如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协奏曲，因为图书馆里堆满了经典，别说一辈子，就是十辈子也取用不完。



反观国内的民乐界，演奏家尤其是顶尖的演奏家几乎是追着作曲家要作品，你怎么能不感动，怎么能不写呢？而且他们手中的乐器令人惊叹的表现力和效果，那是丝毫不逊色于甚至是超越西洋乐器的。拿竹笛来说吧，竹笛的表现力是远远超过长笛的。在乐队里面，长笛是非常好的合奏乐器，但作为独奏乐器，与竹笛相比，在声音的张力、变化的幅度、力度的起伏上等各方面都有不小的距离。这恐怕就是我写民乐的缘起，这也是我和我的同学们这一代人写民乐的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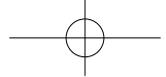
说实在的，我们上学时还是崇洋媚外、眼睛只盯着西方的。写民乐，完全是被民乐界的热情激发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民乐界始终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吸引着国内外作曲家来为中国乐器写作。民乐人的这种开放姿态不分年龄，今天和八九十年代相比，所不同的仅仅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音乐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民乐演奏家，也就是那种高水平的能把传统和现代连接起来的人更多了。民乐人通过自己开放的态度完全打通传统和现代，也因此获得了与其他中国传统艺术门类相比一种最好的生存状态。学院里对演奏家的教育融合了西方式的教育，也是很好的。有的人批判音乐学院对民乐的教育过于“西化”，其实我看并没有问题，这种所谓过于西化的教育扩展了演奏家的能力，但是又并没有丢掉传统。这一点我在多次与海外乐团、音乐家的合作经历中感受颇深。比如



曾经邀请我写作的地图乐团，这支乐队混合了中国、伊朗、土耳其、阿塞拜疆的民族乐器及西洋乐器，但是唯有来自中国的演奏家可以做到欧洲演奏家那样，可以看懂五线谱和谱面上花里胡哨的符号，知道配合和服从指挥，无障碍地演奏各种现代技法的音乐。而那些来自中亚等地的演奏家完全不行，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到音乐学院里很“西化”的教育，中国的演奏家在知识、技能训练、教育视野等方面赶上了这个时代的步伐而没有被抛弃。

我喜欢挑战自我，我曾经多次说过，我对中国传统的忘情山水、具有飘逸气质的文人音乐感到不满足，无论是气质、广度、深度、厚重都与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不相匹配，也无法表达这个国家和其政治、文化生活所展现出来的重量与分量。而从我个人角度而言，也无法满足艺术追求和性格兴趣。因此，我写民乐时，更多地追求戏剧性、悲剧性、交响性，这也是与《川江叙事》、《蜀道难》、《川崖悬葬》等系列作品一脉相承的内在气质。

《愁空山》这部作品，在乐队的写作、配器、调式、曲式等方面，采取了符合中国习惯、不同于西方音乐发展模式的方式。整首乐曲旋律的陈述绵延不断，不管是陈述还是展开的部分，始终保持旋律线的完整，尊重了中国音乐的传统和中国人的聆赏习惯。发展时也用绵延不断的旋律线来呈现，这是这部作品比较独特的地方，尊重了传统和习惯，同时也找到了一个新的创作路子。《愁空山》写作



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它虽然是按照西方传统协奏曲的形式写的，但没有使用奏鸣曲这种与中国老百姓欣赏习惯相去甚远的手法，也没有按照协奏曲传统手法在第三乐章用快板来炫技，而是在第三乐章用一个沉重的行板和一个沉重的快板来表达乐思。

中国乐器，每一件作为独奏乐器都是很迷人的，中国乐器与乐队协奏这种形式是一种大家非常喜爱的演奏形式，受到包括中国观众在内的全世界各国观众的喜爱，是一种非常好的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乐器的方式。《愁空山》是我的第一部民乐协奏曲，有中西两个乐队版本。民族管弦乐队版本在有中乐团的地区全部演奏过，管弦乐版本也在欧洲、美洲及亚洲地区常演不衰。这部作品的成功让我对民乐协奏曲的兴趣更加浓厚。我已经发愿要为每一件中国乐器写一部协奏曲，让每一件中国的民族乐器都能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郭文景口述 刁艳整理）